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詔鹽鈔
廣復法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孝宗皇帝二十

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詔廣鹽復行鈔法略曰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朕既遣使詢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諜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為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監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為妄費以濟其私者異時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為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七月一日為始罷官般官

展口軍限　不欲多印會子　免三年招軍　御史後除中丞

責通行客鈔法　庚寅密院言揀汰事　上曰兵不
選練則不精但州郡未裕若養老人數過多艱於贍
養其六年八年九年分揀汰官兵可再展半年　辛
卯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　上見前具新
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
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壬辰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
年加減之數　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
兵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　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
浙口口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
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是月以
黄治爲御史中丞自　乾道五年之後不除中執法

竄陳源與其黨

者十四年洽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上深然之 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黃洽奏詔罷内侍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陳源罷德壽宮提舉有旨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乞寢罷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乞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勒停送道州編管家財産業並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徐必聞等三人並追官勒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廝役以違

放揀汰兵逐便　善趙汝愚執法　蠲臨安府丁錢

法還轉李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閤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効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欲乞揀汰　上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尚留如此與放逐便　己丑福州奏都巡檢姜特立捉海賊九十四名根勘二十八人招伏餘六十六名被虜在船不曾行刼並給據釋放　上曰趙汝愚如此處置甚善古者制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

可白　淳熙十一年爲始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榜曉諭　進呈監司帥臣奏到臧否先數日　上曰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可與後省將兩歲臧否其尤者以聞是日將上臧者多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陞黜者數人前知普州范仲圭前知瓊州韓璧前知復州王去惡皆在臧之目新萬安軍湯鬵在否目　上曰王去惡有平黎之功而又通曉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監司差遣湯鬵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河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　淳熙八年雖因臣

中葉
園田

王巳廣
正言西
盜事

條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裏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圍裏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己奏云　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　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知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户不致貧乏之豈非　陛下之本口口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熬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韋潭爲廣東提舉

用人清不分濁

鹽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
敷漕計大窘寢食幾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
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
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　紹興間通行客鈔
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糴之類後既住罷
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槩以東
鈔通行西鈔不登為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
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期闕誤然不若分路為
允也　五月甲子朔　是月臣僚言　祖宗用人初
無清濁之别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
後爲度支判官皆號稱職乞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

郭果興襄陽屯田

酷暑念閭閻

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闕却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果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本司見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畝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工餘力亦可刷荒田開墾從之　六月丙申王淮等奏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　上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懷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

儲才 制置 四川

□□□□□□□□□□□陛下隆寒盛暑每以百姓為念眞三五帝王之用心梁克家奏昔唐文宗詩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屬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君臣賡歌略無一言及於百姓而大書殿壁自以為詞情皆足蘇軾嘗效其詩以譏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涼分四方令 陛下不以隆暑為畏而長懷閭閻之苦唐之君臣眞有愧云 已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

除其於思患豫圖最係國家大事　上諭宰執曰此
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
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即位之四月嘗詔蜀去
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乃令集侍從
臺諫各舉所知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中利害者
爲都運使聖意所屬亦可見矣至是納廷臣之言
又諭宰執令除蜀帥須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其
慮遠備材之規模此皆今日所宜講明者也
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近準
御筆措置屯田契勘淮西荒閑田土如昨來和州興

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十六圍皆瀕江
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
承買今多爲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强之户冒耕包
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共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
都統郭剛尋奏相視得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
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
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并寨地五百
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辛酉詔曰朕
履四海之籍託王公之上深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
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貸爲
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秕邦政天下之

詔戒貪吏

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寘繫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考法　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屬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挺緩贓過之吏狃習寛政日甚歲劇令列官處職奸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可自令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没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賑兩浙水

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陳賈請禁偽學

監察御史陳賈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爲者

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本部欲行契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廢罷　詔監司帥臣每歲於

昭州廢金坑

詔廉舉吏　翠再任湘廣州　水旱先祈社稷

部內舉廉吏一二人其實迹來上中書籍記以備選擇如無聽闕　秋七月乙丑詔知廣州翠湘以任帥閫備著效勞可除龍圖閣令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政和五禮新儀雖不該載見令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令欲從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委合典禮乞朝廷指揮從禮部太常寺修定儀注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遍走而社稷壇壝闃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是尊是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　詔曰朕涉道日

以旱求言

朕心未嘗放下

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陰陽之和延季夏涉秋旱暵為虐大田失望民靡錯躬夕惕以思反已自咎可自今月十三日避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咨尒在位副朕志焉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為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為監司之人陳乞闕陞者依兩任無人薦舉處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為資序從臣僚之請也　癸未宰執王淮梁克家知院周必大僉書兼權參政施師點以旱乞避位詔不允　上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

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
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臣留正等曰昔楊雄論神心經緯萬方又曰人心
其神矣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夫人皆有是心也
然方寸之間不能運用則其神者不神矣又安知
有經緯萬方之功潛天潛地之妙哉惟古之聖人
不出戶而知天下俛仰之間而撫乎四海之外者
以能運其神故也天道以日運故能成造化聖心
以日運故能起治功　壽皇聖帝所謂一日之間
天下定行一兩遭蓋得此道矣
己丑臣僚乞詔大臣自今維揚合肥荊襄四路帥

邊帥不可輕授

論用人材

論撙節財用

當於曾任近臣中簡記除授　上曰均是帥臣豈可輕授此在卿等簡擇　八月甲辰進呈次因論人材上曰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等奏　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才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　乙巳進呈楊安誠劄子乞遵依　仁宗皇帝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　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説蓋　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一老内臣云　哲宗皇帝極愛惜錢物不肯多賞賜臣下王淮等奏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　祖宗爲法天下之福也　戊申詔侍從

舉武臣使副

兩省管軍知閤御帶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名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使有介皆專對之任也王驩爲輔行孟子恥之而不與言行事韓宣子聘楚叔向爲介楚王欲敖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乃厚爲之禮然則使固不可不擇而介亦豈可忽哉近歲副使之命選授寖濫恐非所以取重於敵國者謂宜舉行

壽皇詔旨以儲材用此亦隆國體之一端也

辛亥進呈湖北總司乞糴米事因言得湖北報七

人主感天之速

撥左藏南庫隸戶部

南庫剏置之始

月十八日大雨霶霪秋成可望　上曰是日朕食素就宮中設醮但見陰雲四合不知得雨如此之廣王淮等奏經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上曰人主於天尤親感召之速終是異於臣庶　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　上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　上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子細令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點檢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

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　上即位之始年納右正言袁孚之請遂改爲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爲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奏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

大事記曰置局委戶部以節浮費置度支都籍以量用度封樁庫非奉親軍需不支而又併左藏南庫悉歸戶部恭儉撙節無一妄費而論節用則以爲當始自一身儉於用財也

戶部尚書王佐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

王論總錢
佐經制

封庫置始
椿初之

年來寖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
窠名更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切恐暗失
經費詔户部將　淳熙八年終以前拖欠及未起錢
數並特除放自今收趁虧額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屬
委本部覺察從條施行　是月宰執奏封椿庫見管
錢物已及三千萬餘緡　上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
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椿庫者亦　上所創也其法非
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
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
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
不敢執　尋又奏內外椿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

內外積欠之富　比較諸路上供錢　蠲拖欠內藏錢物

上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爲俗務可謂不知本矣　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稅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　先是　上以諸路財賦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是年王佐爲尚書又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　淳熙九年終以前實欠並特與除放以後常切催納如有違慢仰本庫開具所欠州軍當職官吏

申禁解鹽入界

戒皇孫女執婦道

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聖恩溥博不知所欠數若干　上曰六十萬貫　癸未興元府都統制吳挺言本司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販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去處嚴行搜捕外有不係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邊州郡督責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行下階成西和鳳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覺察守令並取旨重作施行　冬十月甲午詔主管魏惠憲王府鄧從義可傳旨羅忠信并母白氏令來皇孫女安康郡主凡百宜執婦道不可慣縱所有晨昏安省之禮候得旨揮方免若旦望節序並從常禮務成肅雍之德儻或違此別有誡訓

蔣繼周言役義弊

臣留正等曰周之王姬能執婦道詩人歌之王珪受公主謁見前史以為美談今觀安康下嫁聖訓申戒諄切如此其所以經夫婦美教化之意視古有光矣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行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為之爭先是知其弊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為義役之說在人耳目而處州六邑之民擾擾者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狭鄉民貧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

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請矣成大不已再有所
陳嚮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穪知處州親受其弊任
滿奏事乃始備言其實　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
之民始獲息肩於義役之罷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
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翱看詳蓋欲
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
陳穪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
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他日貧富置之不問
人以爲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嘗問鄉閭出田
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
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

治內侍子代筆罪　有私心法便不行

通知之其何以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欲望特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法去處聽民從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李翺罷黜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間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進呈大理寺奏內侍之子賈俊民等代筆案俊民當降一官勒停　上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餘人亦當視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並如奏次日王淮等奏　陛

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　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淮等奏　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　陛下可謂覺得早矣　上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不心逸日休

臣留正等曰洪範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然則有偏黨焉則必不能蕩蕩矣有黨偏焉則必不能平平矣有反側焉則必不能正直矣　壽皇聖帝因賈俊民之案惕然自念謂有私心則法不可行故自然心逸日休非皇極之主安得有斯言哉

韓言鹽法

璧廣鈔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般官賣是日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略云臣叨恩備數東路提鹽同措置西路鹽事所以東路事體尚須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間粗知其略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般賣猶懼弗給令一旦住賣東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時自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為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樁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之之數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

按閣出內庫犒士卒　用人不厭詳細　幸龍山大閱

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緡内樁支二萬貫付
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　淳熙十一年歲計
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
五萬貫及令封樁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
歲計　十有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癸酉進呈舊
按閱犒賞例　上曰處分已定不須舊例盡是内庫
支一色見錢此錢樁留朕初無他用王淮等奏　陛
下平日未嘗妄費今以激厲士卒人百其勇　上因
言士氣要須激厲每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
大陣且以小陣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賚將見人人自
奮　是日進呈欲召為郎者六人　上熟視曰陳達

用人吏送出入

賑京師飢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善得沈宦一亦可比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厭詳細須是參校方可　甲戌　上幸龍山教場大閱大犒兵師為錢三十六萬　丁丑進呈畢　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録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兩日於班簿中檢得此數人可並召赴行在餘亦難得又諭却於寺監丞中揀人為提舉如此吏送出入則所用之人源源不絶　是月命賑京西饑　言者謂自乾道五年降會子付兩淮收換銅錢又節次支舒蘄鐵錢換易凡十六次指揮至今十五年私渡銅錢常自若也乞多給會子立限盡換詔兩淮各支降會子一十萬貫限兩月收換其換到銅錢淮東赴鎮江淮

訪問外事

不受安南貢象

西赴建康送納椿管　閏十一月乙未　上曰諸軍近日教閱聞得錢甚喜多有買柴作歲計王淮等奏緣此街上見錢甚多　上曰聞外間米麩甚平見老兵云三十文買麩一椀可飽終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不妨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寅進呈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進方物　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與回賜章表令入遞降書回答

十有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　太上皇后慶壽宮中之禮詔曰朕荷　太上之燕謀承至尊之休

慶上后十
太皇七壽

德順稽帝道丕迪重華之徽寅賴母儀胥洽二南之化惟天純佑俾國多祥皇年方衍於萬春甲歷曩登於七帙奉卮介壽嘗祇闈於閟休含飴保和茲繼符於昌算緊我家之累盛軼聯册之前聞爰與賡文躬伸慶禮上南山之祝永偕慈極之隆首東秩之辰肆推凱澤之被式敦及老之義併彰錫類之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慶壽禮天氣甚好 上曰中外歡悅 二親和氣不可形容所以歸晩

臣留正等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誠敬所在父母與天地一也 壽皇聖帝之所以事親者可謂盡孝矣每遇慶禮之行天宇開霽景

物融和都人贊仰萬口一辭明察之理焉可誣哉
聖子承休日嚴　三宮之養慈孝益隆典册迭舉
猗歟盛哉家法之美此開闢以來所未之有也
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爲樞密院
檢詳文字時張說爲僉書會小史有待南丹州莫氏
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邕遠宜近官
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横桀何導之
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
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寡立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
白說若此則恐必有以捕爲募而致驚擾者顧毋限
額爲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令倉庾所用一

李椿附張說　不

朝廷興建部戶分彼此

李椿不謁承受　李椿課市斗筋　李椿與張掄争列銜

月營一月之聚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
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
所以惡裴延齡者顧革而正之權臨安府故事府有
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白廟堂無所用承
受知婺州有旨衢婺市皮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
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為吏
部侍郎　上親慮因命椿與張掄敘因徒掄官承宣
使奏牘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
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徇為可畏草奏言臣固
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
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亟

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舍新補軍頭衆忿而剽都
市朝廷不深治椿舉張彝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
去職所從風聞者黥隷椿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
意軍中結邏者以搖主將擿摘騰播椿請嚴階級之
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
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
攻之漢唐勿論 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令畏之矣未
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
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 祖
宗之制宦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
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椿嘗□

李椿論茶法弊　李椿革廣鹽弊　和州麻澧湖之弊

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爲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縣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爲利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淺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遏

李燾
工續
通鑑

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之灌漑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　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

孝宗皇帝二十一

淳熙十有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掘過白馬湖爲田去處並立板榜每季檢舉曉諭人户日後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覺察毋致違犯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册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

公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ロ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亢不曾指名言盡罷ロ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别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累年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秉比頗有摇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縁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賂免邀求貨賂使之争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户因此多有困竭縁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有饒州徳興縣吉州吉水人户赴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可憫乞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争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

義役差役從民便　不蠲實旱傷　鄉少不並差除　不以蜀人充本處監司

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並賞出本縣舊刊義役碑石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司撓其成法　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令諤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圓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甲寅雨土　是月戶部奏言去歲旱傷計減放六十萬石　上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尔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

二月甲子進呈擬張叔椿等差除　上曰今後有鄉不除少有少不除鄉所謂官不必備又宜諭令後蜀中監司可闕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則人情究轉甚非法度　癸酉進呈次諭熊克台州當赴上□□

戒烏克性緩

守臣功過相補

曾以朕意宣諭否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世九德咸事寬近於弛也而寬不廢以其寬而能栗也柔近於懦也而柔不廢以其柔而能立也在人無棄材在朝無曠職茲所以為堯舜之盛歟克之性緩誠不逃乎聖明之見令也勉之使進則足以救其失矣夫以人材之衆而克一介之微聖謨洋洋所以委曲成就之者一至于此為克者當如何而報哉

詔已降指揮溫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陳岩肖各不即聞奏仍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

比民事　試兵藝

不改樣　頻錢

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温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岩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岩肖宫觀

是月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乞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候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事藝高强之人每州許解發一二名從師司保明津發赴樞密院與依四川義士條例拍試補授以示激勸詔從之　三月辛卯進呈耿延年狀翻鑄到　淳熙十一年錢樣　上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

臣留正等曰爲幣所以通民利也而人主之操柄

刑部臺察錄囚

趙汝愚等再任

在焉有無於是而通輕重於是而權爲有司者重國法以示民信焉用數更變爲哉聖慮及此其旨深遠矣

是日進呈刑部侍郎曾逮奏乞依　乾道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并刑察御史每月通輪録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稍復　祖宗之制　上曰可令用每季仲月於是詔令刑部御史臺於每季仲月親録囚徒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　上宣諭汝愚在福州甚宣力

庚戌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待制再任兩浙運判張杓除徽猷閣陞轉運副使再任　是月親試舉

擢衛涇等及第

不明言趙傑之罪

詹儀之條析鹽事

人賜衛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　上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為宛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罷聖度之忠厚如此　夏四月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客人鋪戶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榷　癸酉詔廣西經略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為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公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聞令詳議得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等五州數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

賜進士射

買以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口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畄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　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産鹽地分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乞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　丙子進呈進士射射日分　上曰進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古人以射為重後世乃廢而不講　上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此意所以朕

禁附帶解鹽　賜史浩送行詩及閣名　舉張熹亢廉吏　錢之望言和州屯田

舉行之　丁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人般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兵附帶而去乞嚴賜約束從之　是月御製送行詩賜太保史浩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之　五月辛卯進呈知龍州張熹亢廉吏　上曰廉吏最難得近不任懲戒而貪贓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奏蜀士皆稱其操履　上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士俗　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　上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厲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奏來既而進呈欲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　右

論倅守
迎將貴

論處溫
流州民
丁籍

正言蔣繼周言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為限制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饋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費以蘇郡計從之　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為充代追擾不能安居欲乞令溫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

犒戍邊將士
軍政修舉之賞
賑江東西水災
精陞差軍將

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塡如違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令總領所支撥犒管錢引三十萬道特與犒設一次傳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內傳鈞與陞都統制彭杲可帶吉州刺史　乙卯詔令江東提舉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池州饒州廣德軍南康軍建昌縣各多支常平錢米將被水人戶優加存恤務要實惠及民毋致失所　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蓋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加選用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為一籍逐口

揭貼進入將官名　禁置場買退綃　除建寧舊欠　頒寬恤詔令

揭貼進入朕當聞點三兩名審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　臣僚訪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綃帛强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綃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綃許人戶越訴令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詔建寧府　淳熙九年分人戶欠二稅等錢三萬四千三百十九貫並令除放　辛酉進呈王淮等上表為救令所編類寬恤詔令成書乞頒降施行　上曰可謂詳備凡事在人舉行斟酌輕重盡之矣　壬戌進呈秘書省校書郎奚商衡奏制科取士勿拘三歲

舉賢良不拘三年

論兵威不及漢唐

之制　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
有合召試人舉官即以名聞
大事記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而魁拔之以布衣召
對未嘗限以科舉國家以資格任官而朱熹不由
舉主特與改秩未嘗拘以資格國家三歲舉制科
而　淳熙詔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而不拘三
歲之制故陳亮以布衣六達帝庭上書敢於論恢
復論宰相而人才奮矣
甲子進呈王渥奏小路蠻擊虛狼事上論及恩威
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
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奏人君平時仁

舉偏裨將校　勸勉屯田人兵　因畢中禁趣辦

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
理勝不在力勝　上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
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臣僚乞詔諸路總
領各察舉偏裨將校可為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
長保明來上令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謬舉之
罰從之　是日進呈趙汝誼言詳議到屯田事過一
圩水退諸圩兵卒併力耕種至立秋止秋成穀熟施
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　上曰若將來所取不多朕
不惜幾萬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豐年則更相勸
勉　已已詔兩澤稍愆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
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訪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

樁錢屯田支用　放江浙欠錢米

和氣仰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覺察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三萬貫措置屯田除節次収買牛具創造寨舍乞於工件錢内更存留一萬二千貫付牛價収管准備接續餘錢乞拘収赴元降處回納詔令郭杲將回納會子二萬貫於内支一萬四千一百貫付牛價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樁留准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言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　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錢三萬七千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三十餘石盡行蠲放從之　癸未戸部韓彥質言州郡財賦場務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無口

令前後政郡守申交劄數

悍者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恤後人乞令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政具數申戶部置籍　上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奏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　上曰過限不申去處令戶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奏本州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以畝計者合萬有九千用民之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

賞江士龍水利功　不許軍將置田宅房廊　詔郭杲措置耕高仰田

千餘頃皆因其故蹤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庶亦未至隳廢使食君之祿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情自以職所當為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為可嘉乞加獎激以為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乞詔諸軍將佐屯駐去處自今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田一百九頃四十四畝除已差撥官兵二百人前去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請錢米就屯田官所口

稻穀內借支將來収子課折還詔鄭杲將高仰田口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强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别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强壯剌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漸少　上曰近歲配隷稍多久後當如何王淮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刼盜六項指揮之行為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為盜必先虛立為首之名殺人濫奸之罪皆

羅乞刺法

點減配

補和州不堪開耕田

不限薦武臣首數

歸之以故為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死 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壬寅進呈 上曰朕夜來思量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諭刑寺官子細商議奏來 乙卯淮西總領趙汝誼言和州八家圩西蓑芬散水地打量得六頃五十畝乞撥付屯田官兵計置開耕及下和州將不堪開耕不敷元數田二十九頃七十九畝日下別踏逐係官荒閑田土撥付總轄屯田官補填元管之數從之 密院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江上軍帥於統領中薦舉人

戒飭薦舉受私　賑諸州水旱　申浙西圍田禁　禁阻遏客販米

才限以三人之數深處搜求未廣詔令照八年指揮不限員數薦舉　臣僚乞戒飭帥守監司列薦宰邑之官當務至公毋徇私情當求實跡毋採虛言後不如舉必行繆舉之罰其他列薦所部官吏併加申儆從之　是月以泉福州興化軍饑諸州水興元府旱並命賑之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仍榜諭官民户今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　戊辰給舍看詳趙汝誼奏乞行下守臣過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及以唱花爲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從之　九月戊

改隴蜀花裝隊

每月進財賦冊

子樞密院言準御筆處分間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
隊近易為花裝二者孰便仰四川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吳挺等條具奏來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
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
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人為
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
鈞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
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
全隊呼索易於應習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　上諭
宰執曰每月財賦冊令後更令進入欲加增減　戊
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文納唯

禁移用義倉米

日講周易兩卦

講易泰萃二卦

充賑糶令來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且舊管及新收數目申尚書省　詔侍講侍讀見今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閒講日每日講兩卦　冬十月乙丑侍讀張大經等奏伏覩　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三復聖言皆已深得大易之旨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三代之治出於道　國朝之治出於

高士譚謀為復辟之舉欲因九月敵主祭天而刼之敵之諸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敵人自此上下相疑寖行誅戮矣虛中之家已碎於敵手跡其禍端由於㦸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虛中之事不顯最後魏國公張浚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事虛中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為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是復加褒恩及其曾孫與其外孫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壬午吉肇乞招建康水軍戰船梢手　上曰大江之險人命所係蓋藉操舟之人可與招収　是月詔

招建康戰船梢手

罰程大昌等謬舉　賜太上稽山詩　戒大臣勿分文武　蠲放豐儲倉米

程大昌程叔達單夔趙師夔各貶秩二等以臣僚言
蔣億以贓抵罪于今一年未聞舉主自劾而有司亦
不約法以聞乞令吏部檢舉故有是命　十有一月
丙戌朔宰執謝賜　太上稽山詩石刻　上曰　太
上詩規模宏大所以賜卿者正欲仰體　太上之意
如屬意種蠡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別文武使有晉室
之風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若曰好士人
而才不適用亦何足取　戊子知婺州洪邁言本州
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石賑糶內二千
一百餘石係攬載船梢盜剩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
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

余永䟽等再任　詔相視堰閘水利　置漁陽井鹽官　免丁錢不須降旨

紹興府體例蠲放從之　利路帥憲茶馬司奏知鳳
州余永䟽知文州鄧樞政績　上曰邊郡政要得人
永䟽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　詔向來趙善悉
所修海鹽縣堰閘及劉俁修華亭縣塘堰令劉穎親
往相視目今有無衝决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
於今年有無實被灌溉田畝及未盡去處開具聞奏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井歲收鹽
十四萬六千三百餘斤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
官　戶部侍郎葉翥乞行下覈實免丁錢事　上曰
此戶部可自理會不必降旨　辛亥進呈淮西總領
趙汝誼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　上曰可

和州均給屯田米　治旱澇失按劾罷　浚浙西運河　程叔達再任

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令年收到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災澇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有二月丁巳兩浙運判錢沖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淺澁去處令相度自臨安至鎮江四郡共用六萬餘夫委是大役乞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泄水去處牢固捺成堰埧仍申嚴諸閘啓閉之法淺澁去處令逐州守臣措置隨宜開撩務要舟楫通行從之　己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撰再任　丁卯進呈知州

不輕任淮郡守

邊守不須久任

收沙地蘆場稅

不許光州鑄錢

軍除目　上遂一問其人才如何至劉壎知滁州魏敏悊知濠州　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勘又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曰降詔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遍選終竟有得因言令之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令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却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丁丑戶部言建康府申乞將沙田許從官田所取畫降指揮與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蘆場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納稅租從之　己卯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　上曰

熊克上九朝通略　以寬剩錢代民輸

此事難行後次鑄到鐵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
臣留正等曰幣多則錢益輕而物重況以鐵為幣
又非銅比也鐵之價賤於銅而又多鑄焉其輕也
必矣夫以事揆理則慮有遺策以理揆事則物無
遯情雖事物之微皆有以察其利害之實神聖之
明天下誦之為不可及矣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　九朝通略　是歲知鎮江
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錢八千餘貫令以公庫所節
浮費代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斂之於民上曰
以寬剩之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
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

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一

禁販交盐入界

孝宗皇帝二十二

淳熙十有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州賣官鹽並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買交鹽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經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絕而博易交鹽亦是祖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鹽攙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户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湖積蓄潤水漑田五十餘萬畝昨

禁開葑地爲田

懲獄案稽緩

緣茭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錢米開淘茭葑堆積沿湖山灣灤去處遂成葑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户以增租承佃爲名塡疊增廣有妨積水乞將上件沿湖葑地不許人户請佃仍舊開掘爲湖庶免向後堙塞之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案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　上曰自今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擇其怠慢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體究漢川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妄用過任内錢物令即具析

罷湯思退退縮

因依　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　上曰思退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如何　上曰在外不妨　上又曰編修官湯碩亦可與外任

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謀弱則示人以强欲和則先之以戰蓋其計常出於此也我得海泗則可以舉山東彼不敢飲馬於長淮我得唐鄧則可以震關中彼不敢長驅於襄漢四郡之得失天下之大勢也彼之力能取之則固將以兵而取之矣何求乎我哉既與之矣而猶兵不解者亦將以致夫和也當是之時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豪傑之士忠義之

治曾祭贓罪　治監司失按罪　罰謬舉曾祭罪

民與夫諸國之種所以爲北人之憂者蓋不一矣使北有片言單辭之功而無亡矢遺鏃之費思退之罪其可追哉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祭將版帳贓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祭所犯公罪徒贓罪流私罪絞　上曰曾祭具獄抵罪可除名勒停　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爲職置司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抉摘人之小過而知縣愈難爲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傅淇劉穎各降一官　甲辰詔盖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二等以所舉曾祭犯贓故也　二月丁卯

奏事畢　上賜王淮等酒　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
今治亂事　上因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
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
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奏道從學中來
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奏若
唐太宗末年寖不克終豈是知道　上曰人君富有
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
愈久愈新　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
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　上曰
先擇監司爲要若郡守亦皆選擇得尤好卿等今後
爲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　上又曰近日來郡守亦

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問興居　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　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臣留正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者非章句訓詁之謂也伊尹甘盤傅說之所以告其君者亦非簡冊圖籍之富也道不明則千載無善治學不醇則百世無善政漢武帝惟不知道故表章六經徒以美天下之觀晉武帝惟不知道故平吳之後適以滋耽樂之欲後世之所以不治者非無賢君以

放吉州三縣旱傷稅

其學非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縱之資日新之德堯傳舜授相守一道蓋有自得於心者又豈末學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

壬申吉州申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第五等人戶見欠　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匹並與蠲放從之

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百倍之多今諸軍額外員闕冗泛之費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至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

論軍將冗食耗財　申禁異服異樂　制舉題免出生跡

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擇則高廪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别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乞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是月雨雹　三月甲申朔　是月申禁異服異樂從右正言蔣繼周之請也　是春詔制舉題免出生

許以河水灌田

革廣西丁錢弊

疏　夏四月丙辰進呈戶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　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令親觀顏狀注籍知通索丁薄攷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柰何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亡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析爲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縻費公庫

存留
庫眼

錢是以其民若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于今二年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　太祖置封椿庫圖取契丹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椿庫屬焉又改封椿庫爲景福內庫近年南庫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椿庫令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　上曰若盡廢庫眼收支必至散亂可存留庫眼以左藏

蠲吉税
安縣色

口口口爲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口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麄絲織絹謂之肩絹自前任類度申請改肩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肩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麄絲織造從之　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　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

默禱上帝得晴

椿米屯軍要害處

等奏且喜晴霽　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今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而況人君爲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　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親禱於上帝　庚戌　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如要害軍屯去處有椿管米若干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是月地震　六月壬戌進呈淮東總領吳琚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

盡罷軍中刻削事

詔銓部勿以例廢法

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以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掊克足以示　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　上曰軍中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琚所言極是可依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罷之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令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奸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弊固非一日乞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

命獄稽罪　治臧守罪
治案緩　不否臣

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宰執進呈次　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當議行遣令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從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天下事只是賞罰不然朝夕諄諄無益　是日進呈諸路監司帥臣每遇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　上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於是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

稽管采石倉米　罷荆門三處稅場　論會子不宜多

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閒艱食州郡必無儲偫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先欠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糴米椿管　詔罷荆門軍瀏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是日進呈會子數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収會子　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拖欠

治行賂內侍罪

淳熙十年分錢已降指揮再限一季起復　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三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以爲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　上曰守臣張士儋張臨趙公順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定二廣攝官試法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乞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授簿尉至有闕官甚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場自

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罷常德復州七處稅場

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洲河事體一同　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并從之

罷淮東八處稅場

乙巳詔罷揚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盱眙軍天長縣龍埕石梁泰蘭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流言盱眙係極邊揚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毫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乞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

量減兩浙版張

革監司巡歷之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與江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為楷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則睚眦以興怨

論二廣鹽事

治天下猶奕棊

降和糴椿管米錢

君無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令後巡歷力革前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放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巳　上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為一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有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　上曰如此亦須更商量盡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棊視之若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淮等奏臣等終日思之　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明爾

上曰更賴卿等　辛酉令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二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

付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

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

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

庫見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各就豐熟去處置場

內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糴堪好米斛仍一面

取見實直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乙丑御

筆朕惟差役之法爲曰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

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

隱寄挾户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户之著役者無幾

貧民下户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

議官
民一
例差
役

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
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
聞奏
臣留正等曰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
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戚之家占田
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縱能使
之服役其何足以捄編民之困哉蓋其力旣有十
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昔之爲役之家九又
將移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足以均之則不
役之而限田庶乎其可行矣
丙寅新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羣朝辭進對　上

命提舉重鹽事　命監司按舉

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奏羨餘錢　上又曰待與卿少減庶得卿易爲監司以刺舉爲職賢者固可舉贓吏切不可不按

臣留正等曰恭惟　太祖皇帝懲五季之亂民之殘於貪吏也故雖用兵征伐嘗有不欲殺一人之言至於贓吏之罪則悉不輕恕蓋以贓吏之誅所以成吾愛民之仁也伏讀日歷之所紀聖訓丁寧爲戒貪吏而發者屢矣而廉吏之舉又形於詔書愛民之心同符　藝祖又豈史臣之筆所能形容其萬一哉

樞密院進呈畢　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

試賢良不限人數　行法不私潛邸人

等見其詞業否王淮等奏已見之　上因問鄭建德
上又曰李垕為文無氣槩如蘇軾真是難得令莊治
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三兩人　上曰既降
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　癸酉樞密院進呈
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鈐訓武郎胡
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　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
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輒敢階級可降兩官放罷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有高世之行而無高人之識
唐太宗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公天下之量文帝自
代來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文帝高帝子孫也大臣既迎而立之矣在廷

之臣莫非可用也何獨於代邸之人而託之腹心私也太宗昔為秦王既得天下而與之更始矣負秦府官物者督之如故四海之內皆吾府庫也何獨靳秦府之物亦私也　至尊壽皇聖帝之心無私如天地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曾何足以與於此哉

甲戌進呈秦焴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　上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浙東提舉具到淳熙十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戶借貸官米四百三十餘石特蠲放　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第四第五等人

乞獎節義之士　測驗歷法　楊輔忠言歷差

戶　淳熙八年內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蠲放　丙戌進呈國子祭酒顏師魯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　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　陛下進用之間　上曰亦須卿等留意　辛卯進呈禮部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　上曰日月之行有踈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歷

命部量州
吏銓知

乃因陋就簡茍且傅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以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衍之旨創立日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歷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今乙巳歲九月望交蝕在晝而淳熙歷者法當在夜在晝者食晩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知州乞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爲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覈庶幾不至

論郊禮
催班太早

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長貳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進呈起居舍人李巘奏切見郊禮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從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　上曰此說甚當朕往日在潛邸爲亞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踈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寧顧時之未可令次只須先二刻催班卿可諭與禮官　丁酉進呈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　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

立奏屯田收麥稻限

嚴解帶恩例

可令郭杲子細開具因依聞奏 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總領副都統制漕臣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同開具數目帳狀聞奏仍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晚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 乙巳樞密院進呈吳渙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條來條去規求解帶恩例在法歷任謂二年成資今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年以上方可 上曰此劄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只作直旨行下 中

治干求薦擧罷　許繳駁諸路臧否　湖台州水　御筆戒諭軍帥

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縣州史祁得替之日以本州見在歷尾錢指為羨餘獻總領所布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　臣僚言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乞令三省劄下給舍臺諫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之　是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仲御筆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収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封為君與

論監司須擇人

展歸正人科稅限

貪汙人不與差遣

程叔達乞蠲稅認欠數

廉頗同位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爲法仍刋石給賜殿
帥以下　丁巳進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　國朝
故實行之　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今監司
只是擇人爲急若擇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　庚
申詔兩淮并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
揮與免差科稅賦今限滿理宜優恤可自　淳熙十
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丙寅　上諭宰執陳延
年今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
曾爲監司來　上曰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
乙亥進呈知隆興府程叔達乞將　淳熙十年分百
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

人情重內輕外

擇人為江淮漕

上曰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　上曰此須是守臣自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丙子進呈何萬奏簡拔人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內重之勢　上曰重內輕外自是人情王淮等奏昔人有為大理卿者人以為登仙　上因言淮漕闕人可改差王正己正己昔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為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判官與職名否　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贓吏除職未晚　十有一月甲申進呈司農少卿吳

省冗食當以漸

燠奏伏望 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 上曰此説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勅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施行

革文思院三弊

又進呈前將作監朱安國奏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前料以應急切之須臣願明頒睿旨自令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雇工食錢並乞給一色錢會支散庶幾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所關防又皇城司差親從

黃啓宗再任　蠲福建欠錢　郊祀雨霽成禮

官一名充本院監作勳轄務持邀取常例乞罷差
上曰三事皆依奏加差親從官亦何用罷之誠當
詔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任
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鹽息錢
及趁賣産浮契鹽丁米等錢以爲歲計內有掛欠於
民有害皆當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住催納竊慮
州縣違戾復追緣所欠錢係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
數乞賜蠲放從之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
卿陪祠皆辭之　上曰方登壇時雨點下及奠幣玉
便晴此皆上天垂祐王淮等奏　陛下聖德格天上
帝臨饗實邦國大慶　赦勸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

革廣南掛丁錢

蠲夔路係省錢

加太上帝后尊號

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科納
謂之掛丁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戾帥臣互察以
聞　夔路運判楊穊言本路諸州自　淳熙九年至
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
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五百四十二疋與
行免放即與上供錢物別無相干從之　丙午宰執
內閣奏事賜坐　上曰前日郊祀行禮時宮中簷溜
已滴聞北關左右雨尤甚只圜壇處無雨王淮等奏
陛下至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　十有二月庚
戌朔加上　太上皇帝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

茶馬司置監歇養

禁詞訟稽違

擇任帥臣

管皆是遠處邊人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發必致損斃本司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副歇養依已降指揮招置司牧人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　丙辰詔戶刑部刷具人戶經臺詞訴未曾結絕者開坐名件下元來所屬從條結絕申部報臺如有稽違及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正丐祠劄子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擇人往成都王淮等奏欲以趙汝愚往　上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偏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指揮　癸亥新差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令日財

命遵守丁遵所言

放行河渡

放濠州救荒米

賦窠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並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

上曰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　丁卯進呈湖北提舉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江陵府高陂等四十五處河渡盡行廢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旅無廹脅阻滯之患其課利錢乞下本司於常平頭子錢内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諸處解發窠名而民旅得以通行實爲無窮之利詔從之　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収糴不敷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饑殍詔特與除放　乙亥詔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

嚴將帥貪情罰　王稱上東都事略　增舒蘄州鑄額

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在任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　是歲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　詔舒蘄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為額

行慶壽八十歲禮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三

孝宗皇帝二十三

淳熙十有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
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內降赦略曰朕懋遵丕訓紹闡令圖維　慈皇
德盛於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多祐對昌期之踢奕登
鴻算之延長且尊歸於父者子之誠若美報其上者
下之誼荷神明之右序獲貺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
康亶駢膺於備順億載之爲父母忻並奉於亨嘉眷
言比屋之民興播康衢之頌逢熙聖運介美春祺新
日新而又新將大颺於懿鑠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賚
於羣黎

詔中大軍庫目數

岳霖再任

臣留正等曰是歲　光堯皇帝聖壽八十袞冕奉觴躬行慶賀之禮敵使在庭故老陪位縉紳大夫老口稚齒舉手加額迭歌里頌是誠絕無僅有之盛舉也昔　元豐中程頤謂國家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以今觀之　三聖傳授之懿　累朝壽考之福斯皆典冊所未聞者中興以來其超越古今則又多矣自非忠厚世積慈孝相承其何以臻此哉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　淳熙十二年終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書省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　是日進呈詹儀之

不許知州按舉通判

大縣不歸堂闕

奏射鐵簾賞

乞將通判沈作器與宮觀　上曰詹儀之所按固然但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又不得不知可與別州倅對換否　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　癸丑進呈趙師魯乞四十大縣歸堂　上曰令方欲清中書之務至於知縣差注全在銓量不然焉用銓量爲

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戮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然

留知州軍闕　論唐世多名將

臣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以官資人人奮躍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耻也哉

辛酉進呈知州軍留闕王淮等奏今留此闕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卻有之　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置簿籍定但自遵守　癸酉　上曰今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

論人主讀書不知道

以唐二君為法為戒

皆習熟　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將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豈是美事　上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碁到窘迫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至　丙子上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複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言語不甚諄複且德宗禍亂此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

大庫見數
軍中在

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　三月丙戌淮東總所具到鎮江戶部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七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有奇楊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楚州大軍庫九千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十貫有奇又鎮江務場十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貫有奇通計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內依去年例取撥一十萬貫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見錢會子五十萬四千五十五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內取撥二

王愈師再任

讀贄陸奏議

沒田官入常平

萬貫就本州認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大軍庫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樁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　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任　夏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蕭嵩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衒己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　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嵩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　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是月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課入常

恐有德宗之失

宴經筵官

平違者科罪　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
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
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　上又曰德宗強明不肯
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
振也　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下故當時藩
鎮敢尓妄作　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
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恩詩
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
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
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
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衆況四方都邑之廣胥

乞罷溢額吏人

革廣州給曆賣頭弊

會子不可更增

徒之冗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　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秋七月己卯知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拆賣鹽包係淳熙元年創置六縣內方始計口給曆付民户照不測點曆比較責罰其實鹽包之價比之鹽鈔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曆鈎考近於均數欲拘回元曆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從之　是月令諸路州縣並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　上因言聞比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　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

淮浙鹽秤下支錢　七政聚于軫　論陰陽之理　程叔達再任

過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還本錢不得縱
容官吏掊克如廳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
以待鹽官秩滿罷種之費等錢及上戶兜請折除等
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　是月雨雹　八
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庚辰宰臣謝賜　上諭
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陽生於子
冬至夜半子時導迎陽氣人須是清心窒慾又論復
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　上曰人
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
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闡寄治行有聞
除敷文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

不申嚴折秔禁　不約束義倉米　不許折納上供米

易地不如因任　辛卯朱弦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將苗秔折納價錢王淮奏莫更申嚴　上曰不須得事責簡而嚴若繁徒為文具　己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　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　九月庚午進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　上曰誰為此說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

臣留正等曰五穀者土地之所產百姓之所有也泉布者公上之所制百姓之所無也今有司欲以上供米折納價錢若朝廷遂從其說則其弊必至高價折變且將強百姓以所無而廢百姓之所有

王佩
再任

矣聖訓曰食與貨自不同大哉王言其利民也蓋
博其慮患也蓋深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佩盡心邊備
蠻猺知畏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佩特轉一官
減三年磨勘令再任　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洪
邁奏竊以　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　太上皇
帝持節河北用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
忽得　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何㮚家蓋　靖
康元年閏十一月北騎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　太
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迤邐東
如濟鄆當是時㮚為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

欽宗命太上元帥真蹟　詔求遺書　配陳德明罰舉主

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比皆　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當佑助檄到日　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　康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　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㮚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為炎德復輝之符詔從之　是月詔求遺書　詔裁省百司冗食　冬十月甲戌朔

是月仁和知縣陳德明坐贓汙不法免真決刺面配信州其元舉主葉翥齊慶冑郭棣各貶秩三等

論當
務令
要

十有一月辛亥進呈陳居仁劄子乞畧細務　上曰
說得甚好令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
賴卿等留意卻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臣留正等曰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此三言者天
下之至言也古之忠臣所以告其君與夫聖帝明
王之所以治其國者率不出於此不然用舍顛倒
紀綱紊亂賞罰無章而徒屑屑於細務以為勤此
則衡石程書傳餐決事者之所為也又足尚乎
壽皇聖帝於是乎深明君人之道矣
甲寅進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　上曰此等
文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

諭宰執留意大事

重閤門之選

裁減吏額以漸

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
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　上又曰
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祗候見以二十八員為額
令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人猥併為甚今又
有旨吳松年除閤門祗候令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
指揮特賜追寢自今或攀援僥倖者一皆杜絕蓋清
其源所以重其選詔從之　辛未進呈敕令所審定
裁減吏額　上曰革弊以漸見在人且依舊存留只
是將來不作額最為良法不至咈人情令後經審定
訖遂旋進呈　是月　四朝國史成至是進呈列傳

四朝國史成

梁克家罷

汀州科鹽之害

及　仁宗玉牒　三祖第六世下宗藩慶系錄　令上會要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兼侍讀　十有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蓮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令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卻多方措置那兌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衆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賑利路飢

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　是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嚴號令

淳熙十有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真州運司乞展限收換銅錢　上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敎帥漕司措置如何　上曰頻降指揮人却不信令且敎措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弊

行賞罰

上曰只是揀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然賞罰豈可廢

臣留正等曰賞罰不行而命令數出此姑息委靡之習也是以　壽皇聖帝每與大臣議政未嘗不首及此

通清井監鹽

癸丑詔長寧軍清井監鹽許通入瀘州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五處地分販賣以臣僚言長寧歲計獨仰鹽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是詔

選用沿海巡檢

二月庚辰福帥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令巡檢及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乞令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陣之人方許注差送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重忠佐轉資

頒役法撮要

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
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　是月以樞密使周必
大爲右丞相以參知政事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三
月已未進呈兵部申李明等該慶典轉資　上曰指
揮使轉都虞候即止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
子下班祗應不可放行　庚申中書舍人陳居仁言
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爲詳備其後臣僚州郡
申明衝改寖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　祖宗免役舊
法并於戶部取括　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指揮本所
官公共精加精攷其有與舊法牴牾有即行刪去修
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鏤板頒之天下詔從之

旌節婦　擢王容等及第　戒數移郡守

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希文妻廖氏死節事　建炎　紹興間寇起建昌號曰鍾笠剩掠城邑廖氏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為賊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罵賊曰尓等兇徒欲脅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揮刀斫墮其兩耳及臂腕骨皆解詔令臨江軍將廖氏墳墓量加封護仍宣付史館　是月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闕守臣　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祊　上曰祊在鎮江恰好又奏張子顔　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

罷軍中添差

捉獲逃軍當斬

臣留正等曰為州郡擇守臣則能守久任之説為守臣擇州郡則必有數易之弊二者不並立也自須數年名藩巨鎮更往迭來如奕棊然　壽皇聖帝固吳門闕守不肯輕移張杓子顏蓋有意於懲數易之弊矣

壬午進呈趙伯歓乞添差軍中屬官差遣　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令任日後更不差人　五月丁卯進呈郭杲申被獲逃走軍兵滿及三年乞放全分請受　上曰軍兵逃走首身為知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已

命排日申得雨分數　罰馬大同臧否留滯　詣太一宮明慶寺祈雨

逃走捉獲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三年放行全分有
妨軍政所乞難行　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
取會諸州得雨分數即便具奏　上曰敎排日申恐
有旱去處朕不知也　辛巳王淮等奏禱雨未應
上曰朕欲親詣太一宮燒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
盛暑懼勞聖躬　上曰朕為百姓不憚出一日亦欲
小民知朕此意　癸未王淮等進呈馬大同具析到
臧否遲滯因依　上曰欲行賞罰須是詔江西提刑
馬大同降一官　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雨燒香次
詣明慶寺　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等曰比
日行都愆雨將幾月矣驕陽若此旱勢必廣永念選

詔降香禱雨　修炎帝陵　因旱求言　詔監司條弊事　看詳應詔封事

遠朕心如焚今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可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潔親往祈求至於築壇之法亦可遵用仍行下所屬州軍務獲感應以寬顧憂　是月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　秋七月丙午詔政事不修旱暵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己酉詔夏秋之交旱暵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壅於上聞致干和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　癸丑進呈應詔封事　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省亦庶幾求言不為虛文　是日進呈何澹封事

何言吏易字　看監奏事賑東謝歌漢　禁土接
濳省改文　詳司弊　浙旱雨雲詩　差兵送

說及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　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縣弊事詔付給舍看詳　是月賑台處紹興府等州旱災　八月辛未謝雨　上問歌雲漢之時如何王淮奏如法　丁丑令應巡檢下土兵不許差充接送從廣東提刑管監請也　壬午檢正諸房公事尤袤等奏看詳封事內樞密院檢詳范仲藝奏近年以來循習成俗事無臣細關節交通私禱公行違棄法令變亂白黑殽混是非上誤政刑不無乖戾詔令御史臺覺察又看詳右司員外郎京鏜奏版曹有一論訴必徧送監司而不

施行
羣臣
封事

肯予決有一取會必下送予司而不肯承受及責其結絶方且枝蔓其事人户雖經臺越訴經省催促彼豈暇顧欲人民不怨可乎詔令後須管隨事與決毋爲文具

臣留正等曰漢世每有災異輒下詔求直言所以救不逮而咨諏告也自是歷代循之以爲故實然其采擇見諸行事者固已無幾而以正論獲罪者亦往往有之　壽皇聖帝閔因旱暵詔陳闕失導以毋有所隱而所上封事或首經乙覽徑令施行或付出進呈與大臣商確或令宰屬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見於記注班班可考也其曰不爲虚文

誠如聖訓臣故裒次而著之以詔萬世

論唐牛李黨

上曰凡事是是非非須是分明牛李之禍至數十年不解者正緣主聽不明若主聽明惟是之從勿問其孰為牛黨孰為李黨可也

鄭僑言大臣不和

癸未又進呈封事上因論鄭僑封事多言卿等不和但事惟其是若一以為可一以為否各陳所見亦何害朕前爭辨退即無事若常時然王淮等奏榻前爭辨退而如常未嘗爭辨前輩大臣多如此皆為國事而已若心為國便有錯誤何害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旱傷地不賜廟額

庚寅進呈嚴州分水縣土地神乞賜廟額上問嚴州今歲旱傷否王淮等奏嚴州旱傷上曰本州既是旱傷

論革弊以漸

神何功於民而欲加廟額不可

臣留正等曰古者蜡祭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蓋人神之道雖不同而報功之意則不可以不明故也壽皇聖帝以嚴州旱傷不賜廟額於無功之神其勸懲之意明矣推此道於黜陟羣臣之間其容有以無功而濫賞者乎

甲午進呈蕭燧乞省節財用　上曰朕面諭蕭燧革弊之道遂之以漸則不咈人情久而弊自革如減吏額減冗兵等事皆以其漸行之數年之後必獲其利燧因言比歲郊祀奏薦甚少亦是向來裁減之效王淮等奏正緣武臣關陞而軍中有官人却須將副

武臣關陞法

乞裁定刺配法

以上方理非所以優從軍之士賴卿等記得立法之意不曾放行周必大奏軍中人考第易得如外任則多待闕非十年不成一任極難關陞奏薦安得不減上顧必大云丞相知始末說得極是　是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　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　祥符編勅止四十六條至于　慶歷已一百七十餘條今　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有定論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

劉輔否慢　楊臧急
措京民　置湖兵
不臧添　許里差

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償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配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　九月壬寅詔朝奉郎權發遣夔州楊輔降一官以奏臧否遲慢故也　是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戊辰朔大赦以太上皇帝違豫痊平也　是日進呈劉貴妃姪劉允中乞添差差遣　上曰太上皇帝朝添差差遣少曾

太上皇帝上僊議行三年之服

放行如吳益允弟最是戚里近親亦不輕與何況其他劉允中止令具正關陳乞　乙亥　太上皇帝崩遺誥　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

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識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於是禮官乞大祥改服大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祔廟畢改服皁幞頭淡黃袍黑鞓帶過宮則縗絰行禮二十五日而

邢璞不辱命

詔太子參決

除　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而不用皁幞頭其折上巾白袍並以布爲之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縗絰而杖至逾月羣臣拜表請御正殿　上批俟過祔廟勉從所請　司農少卿邢璞爲告哀使至汴京敵國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於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敵不能奪竟徹樂即坐悤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而見璞又持不可日將中乃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敵主本無他特羣臣生事也　十有一月甲寅詔令　皇太子參決庶務　上謂宰臣曰　皇太子年長若在東宮亦恐怠惰所以令決庶務可令

罷軍中回易等事

詔定歷差

擇日開堂與卿等議事　乙卯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體究到馬軍行司回易等事　上曰諸軍令後如有違戾令總領所覺察以聞施師點等奏總領衘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正是此意　上曰向來衘位帶此一句防微杜漸誠為有理　是月詔定歷差先是給事王信等言布衣皇甫繼明太學生石萬指述見行　淳熙丙午歷氣朔有差乞更置局更歷臣等看詳繼明劉孝榮等定去年八月十六夜太陰交蝕命官測驗三人所定各有差失不同乞令各造戊申裁　淳熙歷一本并各供乞以何占驗候占驗訖取其委無差忒者取旨至是王淮等奏石萬等所

揀汰諸軍之效

革八州鹽科弊

造歷與　淳熙戊申歷差兩朔又　淳熙歷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有差　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

十有二月己卯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令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唯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變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運司抱認外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　淳

估賣
沒官
田產

熙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分並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體例永遠抱認庶幾入州得免科抑從之　是歲詔諸路提舉截自今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錢拘收取旨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四

朝殿命太子侍立

千七百二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

乙巳　上諭宰臣曰　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過朝殿令　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堯以天下與舜必先歷試諸難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爲之也　壽皇承　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將舉而授之聖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矣雖曰　聖子生知之性不待學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僞畢分曾未旬日　壽皇已有諳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

尤袤獻言太子

設之美治功之盛皆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言于 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進呈户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 上諭 皇太子曰

免年節奉
二聖進

論田兵農
屯寓於

朕與免二年如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　上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爲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他用委御史臺覺察彈奏　辛亥樞密院奏事因論及方有開措置屯田　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爲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爲用　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辛酉進呈醫官劉確口官文字　上曰劉確爲供進　太上皇帝醫藥

醫官不除遥郡

禁掘開田地為柴

不謹此非他比可於遥郡上降兩官不許敘復　上諭　皇太子曰　祖宗朝醫官無除遥郡者不可不知

臣留正等曰醫官不除遥郡　祖宗法也劉確雖嘗為之而　壽皇聖帝之意終有所未安故因其有罪特於遥郡上降官不許牽敘且明諭東宫如此燕翼之謀斯亦其一焉

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東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戶私自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履畝而税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

黎馬須及格尺

亭户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　上曰所引舊法是　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黄洽等奏係是　祖宗時舊法　上曰　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

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僚奏　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為重頋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

選武臣守鳳州

□□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應經久利便聞奏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爲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措置邊面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公應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急應援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　是月葬

將相配享高宗

詔行三年喪禮

沈清臣贊成上意

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陝西秦川百姓聞
高宗之喪皆戴白巾　夏四月丙戌祔高宗以呂
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　詔曰朕昨降指
揮欲縗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
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
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
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　上心舉千載
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是時
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
非而不敢争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口
口口決且言將來祔廟畢日乞預降御筆截然示以

終喪之志杜絶朝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
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　上頗納用
臣留正等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
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
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元魏孝文能　古
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
漢文之制輕重三等漢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釋服
魏晉以來未踰月而葬既葬而除隨宜增損初無
定說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
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比之漢
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

不開僥倖之門

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唯我　壽皇聖帝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縗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諫之差遣　上曰司諫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　上顧　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　太子奏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

臣留正等曰此開議事堂時　聖父　聖子親相授受之言也書之史册皎如天日則夫者之於心

口之於身豈不在今日乎

口口口口郎中王正己奏臣輒以己見採摭事實撰成　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内安靜功成不居傳授　聖子　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洎駕雲太清　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羣臣懇祈莫回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　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雲陰四垂時雨間作濘淖没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冥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陽四鼓既作天宇澄霽望舒開明星宿清潤乾端坤倪呈露無蘊遣奠禮

成龍艏不濡大舉安行仗衛儀物肅陳嚴辨舒舒而
前行列整暇登舟濟江潮波不興祥風瑞煙以助安
濟波神川后髣髴畢出駿奔翊衛咸效厥職柂師奏
功如履平陸洎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凡大典
禮曰暘而暘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降唯
謹略無沾服失容之患德兆臣民踴躍贊歎稱未曾
有傳之四字畏仰歸命臣竊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 陛下志之
所□□□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 陛下
□□□□□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
□□□學無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

罷蔡漢寇斂

縣令遣彈不再任

寫日月無益於廣大高明審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降睿旨宣付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摭其實而為之記詔從之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縣蘆瀝場催煎官蔡漢寇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　上曰此不可與嶽廟須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買選　上曰選已罷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知所警　庚申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發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　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

王淮罷相　沈清臣歷詆故相

効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看詳措置　是月王淮罷相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時勑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因對為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誕謾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姦豪譎詐楞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

□□□而體貌之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
□□□□□□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
忠□□□制良狹其他則以空踈敗以鄙猥敗以欺
誕敗以姦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
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
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騎
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
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倖倖權嬖之門以
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寖成欺弊國有變故略
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龜鑑曰致堂胡公以為賢者用未及盡憂謗畏譏

下闕

詔測驗歷法

減百司冗食

禮部言國學進士石萬并楊忠輔指 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日差忒事得旨令參定以聞今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及指陳 淳熙歷下 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宋之瑞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三十五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僑奏為王良輔免呈試仰惟陛下創法立制黎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 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

享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効用人乞免呈試參部
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
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
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有
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
彼嘗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
也使彼果精於武藝則呈試之頃又何畏而求免乎
今若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僥幸之徒必有
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
此法自王良輔始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
司格守成法　上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

武先試
臣呈

嘉鏜對
京畢

口口口奏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　淳熙十年放行
口口口口口口一兩人遂以為例　上曰鄭僑繳章
說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
得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
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　上宣諭京鏜昨在京
師堅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
說節義須還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　上曰京
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劉端仁亦比類周必大等奏
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　上曰只依例轉官
便與除擢　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
因人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從劉端仁

朱熹
入對

亦堂稍旌别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
除權工部侍郎　是月雨雹　朱熹被召入奏首言
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
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
不至於泯滅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　宣
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為比較之說甚
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
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
少息人言江西科罰之弊未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
□□□□□□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
□□□之無乃燕閒濩蠖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

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能是以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得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顧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

林栗奏朱熹欺慢　葉適辨林栗奏

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廹以供職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

賑安
臨飢

備諸長
知將短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或云適此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劾栗併罷之　賑臨安饑　秋七月癸丑　上出戒諭閤仲御札一紙宣示　皇太子與黃洽等令閤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　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　上曰諸將長短朕皆備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知警懼耳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撫御將帥不失恩意每有指授輒親灑宸翰委曲鐫曉令諸將之家往往刻諸堅珉以侈　上賜所在有之其頒示閤仲一

賑諸州水　上問廣西鹽法　大享明堂

札尤寫勸戒之意所謂事交結以要時譽蓋將帥之通弊聖訓凜然聞之者足以戒矣況親下拜而登受者乎

是月賑諸州水災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月湖北運判孫紹遠朝辭　上曰　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　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　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蠹國害民　上曰所聞不一因卿言而得其實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　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請　高宗几筵未除用　徽宗故事□□□坐且當以　太祖　太宗並配他日　高宗

几筵既除自當别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説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荅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配高祖爲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 上曰有 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 庚申 上宣諭 皇太子曰當令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便少卻將餘人併歸建康事

議省
軍當

論許浦水軍移屯

録中興節義後

亦有漸當令天下財賦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黄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船後來潮沙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逕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　上曰説得極是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比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且熟議　是月録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思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爲之限制且列二十

命修
治太
湖隄

趙遹廣鈔法
伯言西璧

□□□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爲蓄泄
之所視旱潦爲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
溉委官訪求遺跡開濬浦𤁬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
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甃葺乞詔守臣遂歲差官親
詣湖隄相視開濬浦𤁬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己己廣西提刑趙伯遹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
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
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爲便今六年矣
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
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
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頹圮無力修築

口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
口口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
口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
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口
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
舊時逐州秖是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後買不待
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
補於民民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
口口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戶計口科擾
口口口口口口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
口口口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

乞禁宰執臺諫見容

豐儲倉以新易陳

孟明朱晞顏同林岊相度條具聞奏　戊子臣僚奏

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遂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臣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為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共職業不為人事之所牽詔從之

己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為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戶部司農寺相度每歲□□□

置煥章閣

鄭僑不辱命

口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數若干預口會計以俟對充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糴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　高宗御集　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北主病已篤傳旨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爲東上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

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其主之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北主告口口

□□□□□　皇帝已受□□□□□□□□□□
□□□□□□辱君命他日□□□□□□□□□
□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朕□□□□□□□
丙申宰執進呈文字間　上謂□□□□□□□
□可汎濫將來　皇太后慶八十與朕慶七十□□
□□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　皇太后慶壽只得推
□□□官屬方是
臣留正等曰九月丙申宣諭兵賦大計與是日所
謂慶壽恩例乃聖志先定所以貽謀於方今者也
故皆謹而書之以備有司之討論
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辭見連章闕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十四